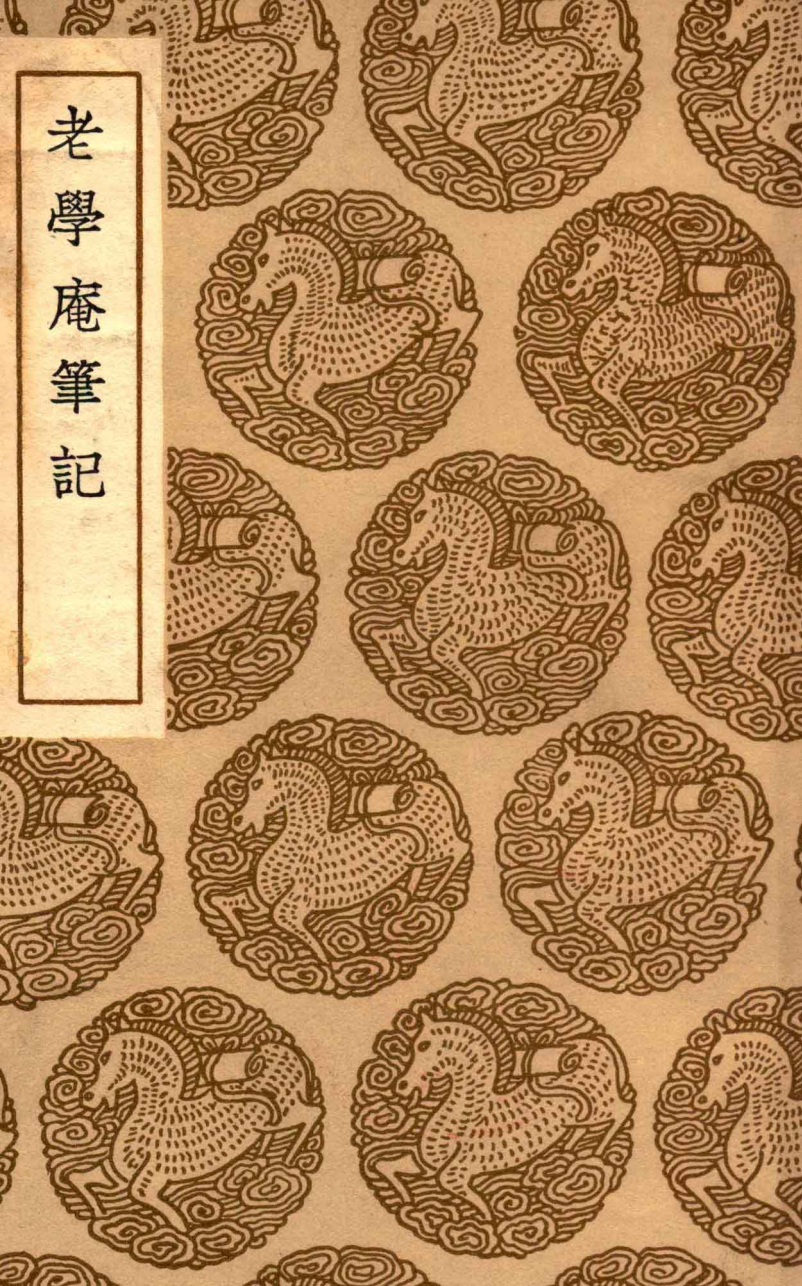


老學庵筆記



老學庵筆記

陸游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老學庵筆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陸

游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陸游務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廬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竝桃冠白玉簪緒紅羽衣蔡七寶蓋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王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媿奸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

養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門簾羣盜如鍾相楊么

鄉語謂鈞爲么

戰船有車船有

藥船有海鯨頭軍器有竿子

其語謂有魚叉竿爲竿

有木老鴉竿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

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

用竿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

重木爲之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

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礮

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

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

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

亦做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

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

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

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

淨埽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禹澄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宅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一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鼓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僊高太平單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餅鹹鼓旋鮓瓜蘆葦食棗銅子臄餅白胡餅饅餅

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遜議者謂當取壽穎宿三州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

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
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
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采江邊門前碧水連
小舟勝養馬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
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
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瑄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
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
公如此

政和中大雛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
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
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
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情

車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
兩小香球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
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
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
檜天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
名土音杜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
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
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
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
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
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
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
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

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謗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卽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振帶子著靴大闊單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船船畧計其費四百料八艘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艘海鵠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

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穀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景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勸自承穀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于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邵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邵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

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風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

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

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道君幼子名捷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

從官餽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

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

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

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

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

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

當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

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

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

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艸長兒童不識字

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

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

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

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

役雜賦云其徵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

虛問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

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

名則實曰重熙遼建中國後虜避天祚嫌名

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城

坐而出軍民有懷輒徂擊黃相者既至臨安
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
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竝權省去候事
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
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
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
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
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會奉勅
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
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遶從官則倒
遶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
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
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
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
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
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
此

張晉彦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
時晉彦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
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
國且大用耳晉彦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勝
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
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
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

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鵲月廩仍梳身章謂通判借牙排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尙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

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叅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輪施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卨忠竝拜左右揆輪施者倉卒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勲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子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泰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咸陽指趙

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子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客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躋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郵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

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賦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並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酌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

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大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杜少陵在成都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遂湮沒不可見或云房李可圖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籠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饌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湮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倫絲硯法用蜀中貢魚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

矣人有謂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喑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喑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適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情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溼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

蹄齧不可騎鈍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已酉完顏璟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已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萼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

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子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醺于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

與語卽上車去。賸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闕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蔡相夢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業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確鄭宜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覲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

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取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尙能客呂惠卿何泥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弟子請問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爲鐵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子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

遺僧則華往求籤得造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子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画使圖所攜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画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

拇指遺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画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卽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卽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卽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官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內膳詔禮罷令中官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褰元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王聖美子韶元佑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圖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

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
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
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單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
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
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
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
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
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
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榜子初無
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
乃用榜子幾與胥吏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
噉噉入之乃已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

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
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
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璽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
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
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
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贊者且觀且捲
俄頃卽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
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磨方侍其父氣餒
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
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
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旣福誘
脅之皆不聽磨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
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